

震撼心灵的史诗巨作 感人肺腑的爱情诗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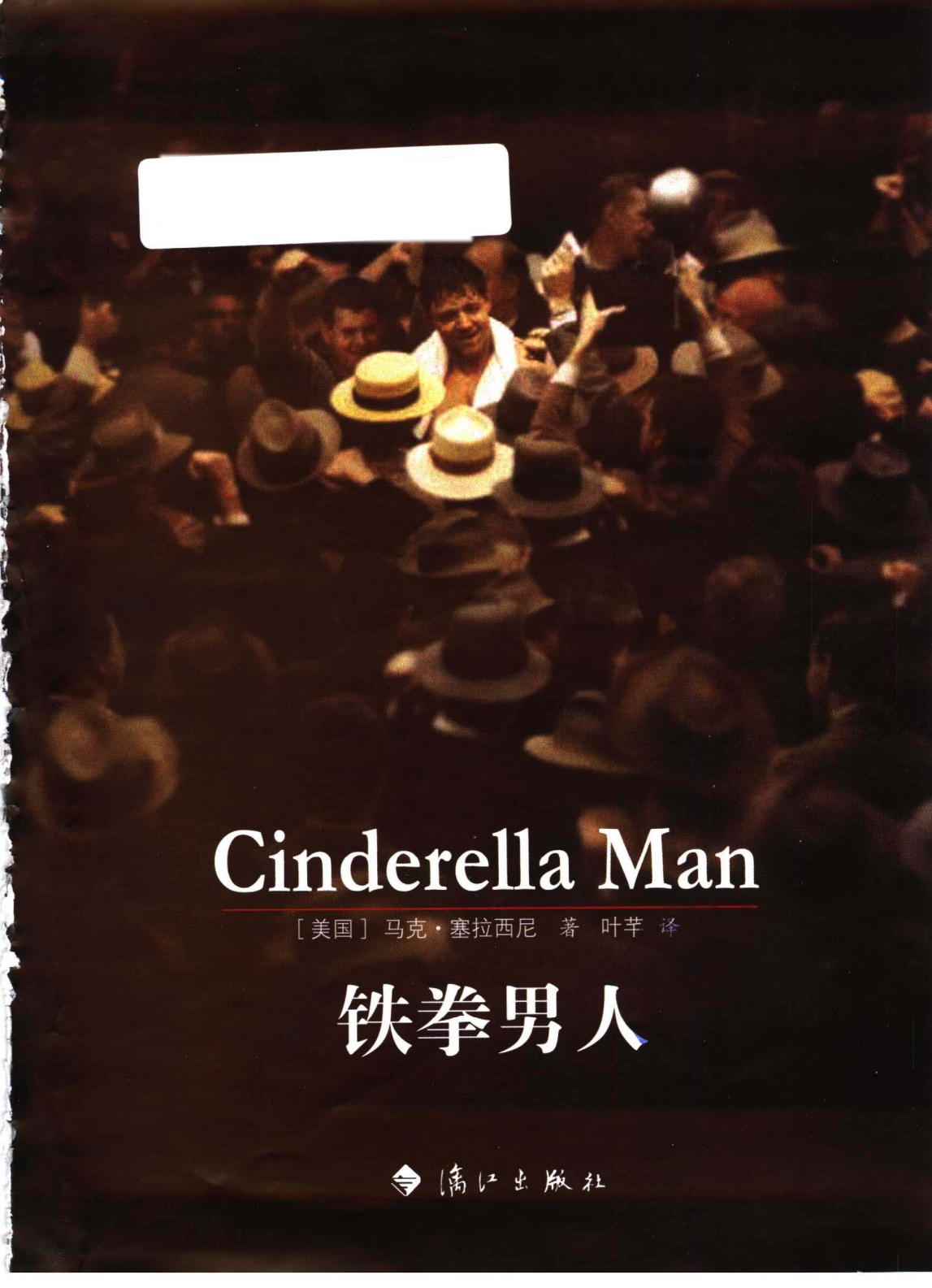
他提升了国家精神，赋予了我们继续奋斗的力量。
He raised a nation's spirit and gave us the strength to keep on fighting.

——环球影片公司

Cinderella Man

[美国] 马克·塞拉西尼 著 叶芊 译

铁拳男人



Cinderella Man

[美国] 马克·塞拉西尼 著 叶芊 译

铁拳男人

◆ 漓江出版社

桂图登字：20-2005-17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拳男人 / (美) 马克·塞拉西尼著；叶芊译。—桂林：

漓江出版社，2006. 1

ISBN 7-5407-3551-1

I. 铁... II. ①马... ②叶...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6808 号

CINDERELLA MAN by Marc Cerasini

(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's edition)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/

HarperEntertainment, an imprint of

by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

Publishers, USA

ALL RIGHTS RESERVED

铁拳男人

(美)马克·塞拉西尼 著 叶芊 译

责任编辑：陆汉波

美术编辑：Rosen

责任校对：徐 明 甘智洪

责任监印：唐慧群

出版人：李元君

出版发行：漓江出版社

社址：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：541002

电话：0773-2821573 2863978(发行部) 2821573(邮购)

传真：0773-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bb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：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880×1280 1/32

字数：180 千字 印张：7

版次：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15 000 册

书号：ISBN 7-5407-3551-1/I·2421

定价：20.0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对本书的空前赞誉

吉姆·布洛克的传奇即使在多年之后仍然鼓动人心，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爱的神奇力量 and 人性非凡的忍耐力，《铁拳男人》再现了一段真实的美国历史，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辛酸时光，主人公面对每天生活的困境，为了能让全家不受饥饿折磨而奋力地拼搏，这就是我所感兴趣的故事，一个在导演角度上永远吸引我的题材。

——朗·霍华德（国际著名导演、电影《铁拳男人》导演）

我对吉姆·布洛克景仰已久。那个时候的人们觉得生活没有希望，所以他们在压力下尽情堕落。但是吉姆·布洛克没有这样。

——朗·霍华德（国际著名导演、电影《铁拳男人》导演）

《铁拳男人》让人看了有畅快之感，这个男人用他在最困顿时期的经历告诉我们，人在最艰难的时刻会有沮丧，会有屈辱，但是请紧紧握住你的拳，坚毅地面对这一切，在关键时刻，勇敢地向迎面而来的困境挥出有力的一拳。

——田·吉尔斯

照我的经验，我觉得最艰难的赛场是生活本身，当一个人能在生活中能做到吉姆曾做到的事，拳赛有什么可怕的，下巴上挨一

拳又有什么可怕的？

——乔·古尔德（美国体坛风云人物、吉姆·布洛克的经纪人）

《铁拳男人》的主人公所面临的困境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。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在1930年代，美国经历了10年股市扩张之后，经济泡沫一夜破灭，可怕的连锁反应随即发生，银行倒闭、工厂关门、工人失业、贫困来临……人们不仅承受着经济和精神痛苦，家庭也因此变得不稳定。这段历史对于美国人，是惨痛的回忆。

吉姆·布洛克当时在拳击界就有“铁拳男人”的称号。他为了养活妻儿，只有业余拳击水平也胆敢挑战职业拳手，并最终打败当时的世界重量级拳王马克斯·贝尔。他是活脱脱的一个“逆境生存”、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代表。

——美国《每日新闻》

我知道那时的人们是多么需要一种振奋人心的精神的鼓舞，吉姆·布洛克带给了他们这种精神，这个铁拳男人令人敬佩。

——卡里·安东尼

没有哪一个名单会将他列进最伟大的前十名之内，但……（因为）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在他的经历中看出自己的挣扎，他相比史上所有拳王会属于更多的人。

——W.C.亨斯（美国著名体育评论家、小说家）

布洛克就这样赢得了至高的荣誉。在拥有它的日子里，他以一贯的谦逊、亲切的作风，和坚强的品格，赢得了美国人民的爱戴。他对妻子和家庭的热爱……还有他作为世界拳王，不论对方的肤色、种族都欣然与之一战的态度，让他成为拳击史上最受欢迎的拳王。

——达蒙·鲁尼恩（美国著名作家）



献 词

本书献给安东尼奥·A.阿方索和约翰·F.塞拉西尼以及大萧条时期所有的父母及祖父母们，他们从不停止奋斗，尽管困难重重……

第一章

铃声一响，你的目的就是赢。

——詹姆斯·J.布洛克，转引自彼得·海勒
《拳台一角》

麦迪逊花园广场 1928.11.30

拳击是半步、半英寸之争，是时机、勇气、痛苦、忍耐的较量，有时还包括运气。花园舞台中心的绳圈周围，19000名拳击迷站在漏斗形看台上——远得无视于方寸，忽略了运气。大部分观众只等着看一个拳手杀死另一个拳手，就今晚来说，他们要看的是瘦长结实的吉姆·布洛克倒在杰拉尔德·塔匪·格瑞费斯，这位“西部魔鬼”的拳下。

第一回合的铃声响起，身躯庞大、结实粗重的格瑞费斯咆哮着从他所在的台角扑出，像一股势不可挡的飓风。在沸腾的聚光灯下，布洛克凝立不动，眼看他逼近身前。塔匪挟着五十余场连胜不败的声势突然到访，最近的一场是一个漂亮的第一回合KO^①。

① 击倒获胜。——译注

赌布洛克输的赔率是7赔1，他不过是成就塔匪又一次KO的待宰羔羊。谁都这么想——推广人、庄家、体育记者。谁都这么想，除了布洛克自己和乔·古尔德——他那好激动的、小圆脸的经纪人，此时正站在吉姆的拳角旁，猛砸烟雾弥漫的空气。

不论何时，如果有记者问古尔德，为什么觉得他的拳手并非一文不值，他会一把揪住这人的领子吼道：“对布洛克你知道些啥？嗯？！在新泽西的希尔塞德，吉姆才十几岁，瘦得皮包骨，却让比他年长、比他强壮、得过金手套的哥哥吃了一拳又一拳，那天你在吗？！你有没有亲眼看着他在一百回合的业余比赛中崭露头角，对阵弗兰克·扎围塔——一个造炉子的庞然大物，比他重出53磅，赢得了自己的金手套？！又或者那天你跟我在一起吗？那天在乔·詹尼特的体育馆，我付一个小子5美元，一个无名之辈，让他去给我手下最棒的次中量级拳手当沙袋，而万万没有想到，揍人的正是那个小子，吉米·布洛克！”

今晚，和以往的每个晚上一样，乔·古尔德站在布洛克的拳角，近得不会放过任何半步、半英寸的差别，近得清楚地看到，拳台对面的塔匪·格瑞费斯出手时，吉姆早已成竹在胸。

布洛克迅疾有力的刺拳吓了来势汹汹的格瑞费斯一跳，这个自信满满的大个子原地朝后晃了一晃。两位拳手或进或退，以钩拳出击，同时严密封堵，展开了对攻，滑步，环绕步，打遍全场。格瑞费斯抓住一个空当，再度发力。他双臂起伏，急速打出一串组合拳——刺拳、钩拳，打击对方的身体。就是这阵拳头的急雨，放倒了芝加哥的托尼·马鲁罗，底特律的乔恩·安德森，苏城的吉米·马汉尼，达文波特的杰克·威廉姆斯，甚至还包括麦克·迈提格，前轻重量级世界冠军。

鲜血涌出，汗水淋漓，浸透吉姆的眉毛，烧灼他的眼睛。这阵击打如电闪雷鸣，轰击吉姆的防线，劈向他的头颅。但布洛克没有像格瑞费斯其他对手一样躺倒在地。他的双脚牢牢钉在地



上，抵抗着风暴。

拳台外围，戴着硬草帽、软呢帽的记者们咬着雪茄，手指啪啪敲击笨重打字机硬邦邦的键盘。第一回合的每一击都被记录下来，没有人认为这位新泽西拳手能支持到下一回合。

但到了第二回合，布洛克算准了对手的来势，在电光火石之间爆发出强有力的一击——吉姆的杀手锏，右交叉拳。格瑞费斯应声倒地。观众轰然起立，哗声震天。

数到3时，塔匪站了起来，读秒结束。

现在吉姆肾上腺素猛增的知觉世界进入了一种超真实状态。色彩迸发，声音凝止，感觉如刀锋般锐利。时间为吉姆而延长，正像它对待所有优秀的拳手一样，在剧烈对抗中为他们放慢了脚步。绳圈以内，对方手臂最微小的动作也猛于大西洋波涛的席卷。

吉姆此时屏蔽了周围的一切：观众的狂呼乱叫、体育记者轻视的眼光、受伤绑扎的脚踝上掠过的痛楚，以及从他的拳角传来的歇斯底里的叫喊。布洛克全神贯注于眼前一个打倒大个子格瑞费斯的机会，再次挺起右拳，时机恰恰好，他全力击出。塔匪趑趄着倒下。

“1……2……3……4……”

混沌了双眼，格瑞费斯再次挺身站起，在数到10时中止了裁判的读秒。

布洛克严阵以待。他弓身上前，向对手的脸部发起直接的轰击。肩部的肌肉满含劲力，因汗水而光滑闪亮，以开碑裂石的速度挥击向前。刺拳、刺拳、交叉拳，布洛克著名的右手拳最后一次连贯而出，像一辆爱尔兰货车狠狠撞上格瑞费斯的下颚。

格瑞费斯的下巴不可思议地鼓起来，眼睛上翻。像一艘中了鱼雷慢慢倾覆的船，他第三次倒在拳台上。数到“3”时，塔匪勉力撑着两条发软的腿站了起来。他摇摇晃晃，不需另一记拳头加身，自行翻倒，再也爬不起来。

“来自伟大的新泽西州，技术性击倒获胜，今晚轻重量级比赛的胜方是……吉姆·布洛克！”

满座的观众随比赛结果的宣布全体起立。这个本地小伙子成功了——此地距离他出生的“地狱之厨”的陋室不过一箭之遥^①。汗水从他成缕的黑发上洒下，布洛克振臂向烟雾弥漫的空中举起铁拳，花园广场高高在上的钢架结构顶棚面临着被那巨大的皮拳套KO的威胁。随着一声狂叫，数千名热情的拳迷齐声呐喊：“卑尔根斗牛犬！”

吉姆看着那些大呼小叫的面孔——小职员和商界大亨，相似地穿着打眼的双排扣西服，别着钻石领带夹；还有短发狐皮的时髦女郎。这是礼拜五的夜晚，整个世界笙歌正酣，而来自新泽西的吉姆获得胜利更是一个欢庆的大好理由。

格瑞费斯是吉姆自1926年转入职业赛以来第18次击倒的对手，他第27次的胜利。这正是布洛克对自己的期许——做一名胜者——而不是天主教学校的辍学生或小混混，不是“西联汇款”的信差、出版社的催稿人，也不是丝厂的小听差。在今夜，他的过去像老死的旧皮囊一样，从身上褪去。

布洛克知道，推广人们对格瑞费斯在东部地区的首场露面抱有很高期望。今晚在花园广场——这项运动的圣地——的大爆冷门，会让布洛克的名字登上报纸头条，声闻全国，并且——如果对方同意的话——会为他赢得挑战重量级冠军的机会。那么吉姆将不仅仅是一名获胜者。他正在向吉恩·腾内和杰克·登普西的位置进发，成为一名所有拳手梦想的，同时也被每一位热血男儿所崇敬的——拳王。

拳台内，一双手抓住了布洛克滑溜溜的肩头，随之而来便是一阵熟悉的摇晃。乔·古尔德猛地“哟嗬”一声，从他们的角冲

① 指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西头，因一度犯罪率高而得名。——译注



出来，蹿上拳击手的后背，活像吉姆的孩子。这小个子全身湿透，倒像是他独力替吉姆打下了这一场。

古尔德跳下来，搂住他的拳手的脖子。格瑞费斯一战历时不到五分钟。与以往一样，对他们俩来说，都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交手。经理人闪亮灵活的眼睛一扫，看看那群跺着脚、打着唢呐的崇拜者，然后看看拳手冷静的目光，咧着大嘴笑了。作为回应，沉静的吉姆淡淡地一笑。

对抗某种具体可见的东西，并将之击退。拳台对吉姆·布洛克而言就是这样：尽情发挥自己最佳水平的权利。今晚，不被看好的人证明了自己。“平凡的吉姆”，和气的家伙，谦卑的人……胜利者。

拥挤的街道上，出租车的长龙已经分散了大部分手头多金的人群——去有音乐厅、滑稽戏、有声电影的时代广场，或者一直去到远远的哈莱姆区^①的爵士酒吧：棉花俱乐部或乐园俱乐部。还有一百来人逗留在花园侧门的防火梯下，在这儿有一个灯光照亮的广告牌，上面宣告了今晚新泽西小伙子对阵“西部魔鬼”塔匪的赛事。

侧门打开，拍在洁净的砖墙上，带出一股珠灰色的烟尘。孤零零的灯泡在闪烁，投出微微颤动的光，照向一个瘦削的6英尺3英寸高的拳手，和他那腆着大肚子、嘴咬雪茄的经理人。他们从门里出现，在衣冠楚楚、兴奋不已的人群里往前挤。

空气寒冷，11月的风从几条大街之外的哈得逊河吹来，但布洛克的肌肉还在因为那两个回合的较量而发热。吉姆朝守候在寒里裁剪考究的大衣们和貂皮披肩们点头致意。他认出其中一些在纽华克和泽西市比赛时见过的熟面孔——忠实的追随者跨河而来。

“签几个就行，叫他们总念着。”古尔德嘶哑地叮嘱自己的拳

① 纽约的黑人聚居地。——译注

手。这位经理人的调门一向高亢响亮，但一场比赛过后，连吼带叫的他要哑好几天。

“签名你也想代劳吗？”布洛克调侃了一句，在一个女人面前停下。她身穿衣领袖口镶有兔毛的大衣，递上手里的节目单。

“至少我签的字能让他们看明白。”古尔德说。

“来，还是让有经验的老手来吧。”

女人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，拿不准该如何回应这两位说俏皮话的先生。吉姆温和地笑了笑，接过她的节目单。“还是我来吧。”他开玩笑地小声对她说，“不敢担保他会写字呢。”

他的拥趸们看到吉姆停下来签名，纷纷围了上来。节目单朝前伸着，纸页上是各项体育比赛，还有他摆出格斗架势的光面照片，端着双拳，表情凶猛——昆斯伯里侯爵的姿势摆到了纽华克。

吉姆签个不停。

“把他揍个稀巴烂，吉姆！”一个家伙在后面喊道。

“一路好走，布洛克！”

吉姆棕色的眸子闪亮。他喜欢这些人，乐于看到他们对他厚爱有加。一位苗条的褐发女郎引起了他的注意——婀娜纤细，异乎寻常地高，带着一丝任性而动人的微笑。她解开外套，提起裙摆。宽大下垂的长裙像百老汇的帘幕，展现出她穿着白色丝袜的修长双腿，还有膝盖处的吊袜带。随后飘入眼角一个赤裸裸的应许——一个不容错过的表演在发出邀请。

吉姆只是微微一笑，摇了摇头，继续埋头签名。

“嗨！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是吧，约翰斯顿？”

经理人嘶声的呼喝让吉姆抬起头来。古尔德这回又在消遣谁呢？侧门里散出浓烟，一个高个子男人现出身影，是吉米·约翰斯顿，花园广场赛事的推广人，其身高和体重都是古尔德的两倍——而且不仅仅是身材而已。

没有约翰斯顿点头，你进不了花园广场。像他和特克斯·理



查德这类人，策划出史上第一场百万美元门票的拳击赛，他们像摆弄保龄球瓶一样将拳手们摆布于股掌之间。格瑞费斯原本吉星高照，理应像其他设计好的比赛一样，只管踩着布洛克迈过去。这是庄家们所预测的，也是约翰斯顿希望的结果。

在这个月以前，布洛克根本没被考虑做杰拉尔德·格瑞费斯的对手。皮特·拉罗，前次重量级拳王，是与塔匪一战的最初人选。吉姆·布洛克本来是让拉罗热身的微不足道的小角色。结果布洛克在纽华克的拳台上打碎了拉罗的下巴，医生不得不动用11英尺长的线把他的脸拼凑好。一夜之间拉罗得用麦管吃饭了，格瑞费斯赛程上的重头戏便悬了空。

当然，布洛克本被视为祭台上的牺牲，但现在被屠宰的却是格瑞费斯。此刻，穿着进口丝绸外套的约翰斯顿有了一张失败者的脸。

布洛克曾见过这副神情，在他的手下败将的脸上。他还在其他人身上见到过。一个年纪与他父亲相仿的男人，做着吉姆十几岁时替人跑腿打杂的活儿。那副神情表明你已经被打垮，但却不想表现——虽然已经表露无遗。那是一副勉力维持着自尊的面具，却藏不住后面被视为失败者而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羞耻。布洛克从未在自己的镜子里看到过这张脸，也永远不想看到。但吉姆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之徒，他不想做一个得意忘形的胜利者。

他转过身，碰碰经理人的袖子。“算了。”

古尔德点点头，好像同意，然后又接着说下去：

“不过你会说，你会说是你走眼找了个蹩脚的家伙。”小个子经理人正式向大人物发难，“格瑞费斯的赢面如何，6赔1胜，噢，没错，体重还超出我的拳手……多少来着？比你调的那台秤上显示的还多五磅，结果一记刺拳，再来一记交叉拳……”

“确切地说，是刺拳，又刺拳，再交叉拳——”布洛克纠正说。他不想听任古尔德与人争执，尤其对方是约翰斯顿这样

一个有影响力的人，但他不能让经理人独力面对这位推广人。过去的三年中，古尔德在任何时候都紧守在布洛克的拳角，揪住体育记者，将吉姆大夸特夸。吉姆能做的至少是给朋友以支持。

“刺拳，刺拳，交叉拳！”经理人重复着，挥动两只短短的胳膊作击拳状，像他在布洛克上场时常做的那样，对着虚空猛砸一气。“你的拳手当时听到火车汽笛声了吧。该死，我能听得到，你呢，吉米？”

“我听到了些动静。”

“那么说到底也许并没有什么人是废物点心啦，哦？约翰斯顿……”

布洛克厌恶这个词。以前听到过。新闻界有人说他历来的KO赢得太轻巧，没有价值，是废物点心。可是那又将吉姆怎么样了呢？经过今夜……经过与格瑞费斯的一战……约翰斯顿还有什么话说？其他人还有什么话说？

古尔德昂起头，侧着脸咄咄逼人地盯着推广人。约翰斯顿迎着古尔德的目光。这一时刻久久地悬在空中，渗透了肾上腺素，是那么的真实。就像在拳台上一样，吉姆心想，那里的一秒钟延长为一分钟，一分钟又变成了一小时——而如果你是在挨揍，一个三分钟的回合足以延续到世界末日。

终于，约翰斯顿调开了视线。他结束对峙，大步走向等候在一旁的汽车。

“TKO^①。”古尔德微笑着向布洛克宣布。

吉姆眯起双眼。不管格瑞费斯一战最终的裁决是什么，他对自己的表现心中有数。“其实我应该是击倒获胜，乔。”

经理人笑了：“我说的不是你，是我。”

布洛克摇摇头。崇拜者也许称他为“卑尔根斗牛犬”，但名

① 技术性击倒。——译注



副其实的应该是他的经理人。经过与古尔德相交的这些年，吉姆确信一件事——他那矮个儿、性子倔强、爱大吼大叫的经理人几乎从来都管不住自己的嘴巴。

“我去叫出租车。”

“出租车在此，詹姆斯。”古尔德指向路边，那儿停着一辆修长迷人的车，是1928年的凯迪拉克加长豪华轿车，有闪闪发亮的挡泥板，精致的脚踏板和真皮车顶。

布洛克扬了扬眉毛。他知道他的经理人喜爱浅咖啡色衣服、昂贵的雪茄烟和豪华餐厅，这些与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人生信条相一致：“要保持形象。”但这好像过了头。

“吉米。”古尔德示意吉姆上车，“我们有话要谈。”

穿制服的司机打开后门。古尔德朝他点点头，弯腰钻了进去。布洛克跟经理人一样，点点头，弯腰上了车。车子启动，布洛克坐在后座。靠背比他起居室的沙发背还高，皮质柔软的程度赛过他最旧的拳套。看起来这车里宽敞得装得下一整支棒球队，他心想。车里的金饰件和夹具精致光亮，能照得见他宽宽的鼻子、方正的爱尔兰人的脸，和神采飞扬的棕色眼睛，眸子里反映着眼前的一切。

古尔德咧嘴一笑：“该说我就得说。”

布洛克望向黑色的车窗外：“不，别说。会被你说糟的。”

“一连数到10，”古尔德自顾自地说着，从车门上的皮袋里掏出一个褐色小包，“该死的一连数到10。”

吉姆露出一丝微笑。击倒，像今晚的这种，正是拳迷们要的东西，古尔德明白。当然，吉姆可以在比赛中智取对方，围着对手像跳芭蕾一样游走。但他那刚猛的交叉拳，他的杀手锏，才是那些如雷贯耳的欢呼和巨额酬金的源泉。吉姆很快就懂得，让掏腰包的公众高兴，才能让推广人和拳手赚钱——而带来的金钱的数量让人重视，拳手才会让人重视。

古尔德从固定的金架上取下一只玻璃杯，打开褐色小包。他不声不响地倒自己的苏格兰威士忌，没想着给吉姆也来一杯。他只会谢绝，一贯如此。这与禁酒令无关，也非因效仿近年来的重量级拳王吉恩·腾内而严格戒酒。布洛克偶尔不会拒绝来上一杯啤酒或葡萄酒，但还是对烈酒敬而远之。

布洛克看着古尔德喝了几大口。他等着，然后又等了一会，终于笑出声来。

“怎么？”古尔德问。

“没啥，就是看你能多久不说话。”

古尔德气愤地瞪他一眼。

前方传来阵阵汽车喇叭声，吉姆好奇地凑上去，越过放低的隔板看个究竟。司机想穿过一个拥挤的十字路口，前面是绿灯，然而一群宴饮而归的醉客，头戴软呢帽，身穿大衣或皮裘，正在闯红灯。当汽车纷纷鸣笛之际，一个刚到社交年龄的女孩儿，束着头巾，穿着紫貂皮的长大衣，通红了双颊，在堵塞的大道中央吃吃笑着，跳起了查尔斯顿舞。

司机小心翼翼在人群中慢慢行驶。吉姆留意到他们正经过著名的21俱乐部，它的一家餐厅和两间酒吧里宾客满座，全都打扮得光鲜耀眼。布洛克从来没有当过座上客，但古尔德进去过。他曾告诉吉米，俱乐部的老板建了个秘密管道，方便在警察突击搜查时把酒瓶扔进去。就连布洛克的妻子梅都从她常看的一个八卦专栏里对它略知一二。

“在21的门背后，”一天早上，她带着戏谑的口吻读道，“年轻可爱的女继承人，华尔街、百老汇和时装大道的精英无时无刻不济济一堂，闲聊城内最新话题，这家地下酒吧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咖啡馆。”

一个当警察的崇拜者有一次曾告诉他说，自从大约9年前的禁酒令发布以来，曼哈顿有近30000家地下酒吧开张。从在街头



公然堵塞交通的醉鬼之多看来，布洛克觉得这个估计太保守了。

“你越战越勇。”古尔德细细啜饮威士忌，“我看得出来。”

布洛克靠回来。古尔德的语气很认真，但吉米还在开玩笑，“原来你不是瞎子。”

古尔德深知吉米在今晚的爆冷胜出之前，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。早在他们敢于梦想踏足花园广场以前，在吉米成名以前，在他还没有转入职业赛的时候，他已经打了超过一百场的比赛，赢得了新泽西轻量级和重量级的业余冠军——就在同一个晚上。

“也许你偏重右手拳，确实如此，但你从不怯场。”古尔德继续评论道，“而且你从未被人击倒获胜过。”

布洛克靠进豪华车座里。不擅长左手拳是他的短处，但他听之任之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在今晚没有构成障碍。正如古尔德所言，他从未让对手击倒获胜过——在他的拳击生涯里，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。

古尔德凑近前，将雪茄从嘴边拿开。接着来的这句话绝不是玩笑：“你浮出水面了，吉米，你的机会就要来了。”

布洛克点点头，不可抑制地感觉到那种颤栗。他将目光移开一会，看见黑沉沉的车窗上有自己的影子，充满自信，已经做好准备。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当中。

外面，人头涌动的人行道向后退去，城市的迷离灯光在纵酒狂欢的人们身上洒下金光。剧院屋顶大招牌辉煌灿烂，驱散了夜色，仿佛斯特兰、安巴西和环球剧院的活报剧在夸耀：“谁还需要太阳？”

豪华轿车旁边，一辆昂贵跑车停了下来，车里有两个穿着考究的年轻人在笑着碰杯。他们其实更像两个孩子，煞有介事地玩着喝威士忌、吸粗雪茄的游戏。天之骄子，说的就是他们——为啥不是呢？布洛克想道。现在已经是连续第五年经济景气，一切